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童增

10月25日,童增工作室发布讣告:中祥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童增(见图),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10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

童增1956年6月3日出生于重庆,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后获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万言书”

1991年2月28日,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一位年轻人来到全国人大信访局,递交了要求向日本索赔的“万言书”。这位年轻人就是童增。

1990年4月,时任北京化工管理干部学院教师的童增在报纸上读到一则不到300字的消息《欧洲重提战争赔款》,他由此受到启发,撰写了《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一文,即“万言书”。

1991年8月8日,童增、陈健、杨颐等108位中国公民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向访华的日本首相海部俊树递交“索赔书”,要求日本对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者谢罪并对民间损失进行赔偿。受这件事影响,同年8月14日,韩国金学顺老人第一个以“慰安妇”受害者身份公开站了出来,向日本政府索赔。

1992年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民间对日索赔的议案》由安徽代表王工等38位人大代表提出,被正式列入大会第七号议案。童增即刻在自己家里召开“新闻发布会”,把消息传播到全

他用30年穿越800个村庄,镜头对准溃烂的腿、沉默的嘴,为细菌战、“慰安妇”幸存者守灵:抢回名字、伤口与尊严,让历史不再沉默。下面是本文作者李晓方的讲述。

记录烂脚病

我对幸存“慰安妇”的关注,始于对烂脚病的留意。20世纪90年代,我在金华炮团服役,因医学中专背景在团部医院当医生。驻地附近常有老人来治烂脚病,他们称是50年前感染了日军散布的细菌所致,且终生不愈。这让我决心留存证据,开始寻找日军细菌战幸存者,很快发现金华一带,有很多烂脚病患者。

我连凑带借花4万元买了一部高档相机,开启“与时间赛跑”的调查,因为每到一个村子,就有人对我说:“小伙子,你来晚了,他们大多数人都死了。”2002年5月,我在金华下杨村见到华庆云老人,其

世界。

几天后,童增又向媒体公开了有1万名中国人签名的致日本国会公开信,要求日本立法,敦促日本政府向中国二战受害者谢罪、赔偿,并首次要求日本天皇访华时正式就日本侵华战争向中国人民道歉。此后几年间,童增陆续收到近万封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受害者来信,寻求支持和帮助。童增没有辜负这些战争受害者的期望和重托。他曾亲自将一份长达12页的关于7名中国“慰安妇”的索赔材料亲自递交到日本驻华使馆,此后又两次到日本驻华使馆递交其他类型的索赔书。

“日本大审判”

1994年7月,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首次到中国,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他感到非常震惊。到北京后,经日本共同社记者河野澈介绍,小野寺利孝拜访了童增,他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和日本加害企业。童增当即与小野寺利孝签署了委托代理协议。

1994年9月,童增、李定国与小野寺利孝等日本律师

正式确定了起诉日本政府和日本加害企业的类别和原告,根据童增“万言书”列出的日军暴行类别,再从受害者给童增的来信中确定具体的原告。帮助中国受害者打官司的日本律师团队也随着在日本各地诉讼的进行而逐渐壮大,后来最多增加到300多名律师。日本一些市民团体也对此予以道义上的支持,有10多万名日本人签名支持中国受害者在日本打官司。

2003年9月18日,童增赴日本札幌法院,为中国劳工受害者出庭作证,日本三菱公司的中国劳工王子安、姚毅以及中国律师康健等一同前往。在法庭上,日本政府辩护人向童增提出相互赔偿,意思是你要我赔偿,我也应该要求你赔偿。童增驳斥道:“我把你父亲一刀劈死了,我把你女儿强奸了,我还应该要求你赔偿吗?”日本政府的辩护人低头不语。

“谢罪信”

中日律师团队、志愿者与日本加害企业经过长期而艰苦的交涉和谈判,终于开辟了一条诉讼之外的“和解”之路。最终达成了“花冈和解”

“大江山和解”“安野和解”“信浓川和解”,以及备受人们关注的“三菱和解”。2016年6月1日上午,日本三菱材料公司在谢罪的基础上与中国受害劳工达成和解,三菱公司代表木村光与中国受害劳工代表闫玉成(87岁)、张义德(89岁)以及阚顺(96岁)的女儿阚翠花签署了和解协议,日本三菱材料公司向中国受害劳工或遗属支付10万元人民币谢罪金,并承诺出资为受害者在受害地点修建纪念碑,让人们铭记这段血泪历史。

谈起20多年从事对日民间索赔运动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童增感慨良多。但他表示,所付出的这一切是值得的。首先,对日民间索赔运动让日本社会和民众接触到一些被日本政府刻意粉饰和美化的侵略历史的真相,中国受害者的正义呼声突破了日本政府的封锁传到日本。其次,世界对于日本当年在中国所犯下的暴行知之甚少,因此,通过对日民间索赔运动,能让世界上更多国家的人们了解那段血腥历史。(据北京青年报微信公众号10.26)

辱经历的各种证据,如让张先兔老人留下手印。这位老人很勇敢,曾自费去日本参加庭审,坚决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谢罪。她把诉讼的相关材料送给了我,让我保存。也有幸存者不愿意开口,我能理解,要把过去的屈辱说出来,需要极大的勇气。

2012年我查出甲状腺恶性肿瘤,仍未停下“慰安妇”留档、史料整理等工作,其间只是按时服药检查。2008年,《世纪呐喊——67位幸存慰安妇实录》在南京首发,内含15位首次公开身份的老人。

30年来,我自费赴20多个省份及韩国调查,每位老人都看望过两次以上,既留铁证也送关怀。如今,家中史料已满,我希望能建一座纪念馆。虽然现在已年近60岁,但我仍在坚持,因为不仅要收集资料,更要让世人铭记这段血泪史。(摘自《都市快报》孙侃/整理)



30年奔波为“慰安妇”留档

屋内恶臭,老人抱腿呻吟,右腿已从膝盖下断掉,断腿被扔进了茅厕。我为他拍照,一周后老人便离世了。

我不敢停,只得请假奔波,几年内跑遍800多个村庄,寻访到240多位幸存者。经研究,我认定患者感染的是炭疽杆菌。2005年,我编著的《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出版。遗憾的是,出版时已有三分之一幸存者离世。

关注慰安妇

10多年下来,随着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的拍照留档告一段落,我转入对抗战历史的研究,尤其中国民众受到的战争创伤。其间,我关注到了“慰安妇”幸存者。那是2003年,我调至杭州,看到新华社消息称中国内地仅存35名“慰安妇”幸存者,震惊之余,决定

活人更爱活人

曹林



“不会是AI写的吧?”这已经成为当下人们对“优美文字”的一种本能反应。人们对无孔不入的AI写作充满警惕,对抗的一种方式就是更加珍惜“活人文字”。你看,这大半年刷屏的文学作品,都源于普通人。

一位大爷挑战写作1957年高考同题作文《我的母亲》,“坟头上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就像我的念想一样”看哭了很多人。在北京打工常去图书馆

半山腰

“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蔬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这句话,乍听像是教人懒散,其实大谬。庄周何尝叫人无所事事,不过是说巧者自劳其巧,智者自忧其智,各人自有各人的活法,各人自有各人的舟楫。那卖菜人的吆喝声,补鞋匠的锤音,何尝不是他们自己的凯歌?

一些人总要拿了阔人的鞭子,去削寻常人的足;取了将相的冠冕,来压普通人的头。仿佛天下只有一条正途,余者尽是荒芜。

我的邻居张师傅,是小区里的水电工,谁家水管漏了、电路跳闸,总看见他拎着工具箱匆匆赶去。一次我家半夜停电,张师傅也及时赶来检修。等修完,我递烟谢他,他摆摆手笑道:“习惯了,这活儿总得有人干。”

从他脸上看不出什么遗憾,还跟我聊起他儿子考上了医学院,说着嘴角就翘起来。是那种实实在在的欣慰。我想,张师傅未必读过《庄子》,却活出了“蔬食而遨游”的真谛。

人活一世,未必都要登顶,半山腰的风景不一定就差。你看半山腰处树木葱茏,溪水潺潺,多有生机。反倒是山顶上常常光秃秃的,只剩寒风呼啸。

社会是架大机器,既需要闪亮的齿轮,也要有沉静的螺丝。若人人都去当齿轮,这机器反而转不动。那天修空调的小伙跟我说,他每天最享受的,是下班后骑电瓶车兜风,看看城市夜景。他说:“自由自在,挺好。”

所谓成功,可以是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方式度过一生。卓越自然极好,但平凡也不是败亡。大多数人的日子,不过是饭碗里米粒的数目,是孩子嘴角的笑意,是冬日一盆炭火、夏夜一阵凉风。其中温饱自在,外人岂能丈量?

山顶有山顶的辽阔,半山腰有半山腰的踏实。停在半路不丢人,毕竟我们大多数人,都在这里相遇。

(摘自《今晚报》)

读书的河南大叔,写在人民日报上的“感觉不赖”“怪得劲”饱含生活的气息。14岁中学生的《藏在罐子里的爱》,“只是一层薄薄的土,人与人就再难相见了”,在普通人的文字里,思念就是这样具象化。

前几天我在上海鲁迅公园参加小红书文学节,初看那句“写东西,是这个世界上,非常平等的爱好”时,还不太理解,细品这些普通人文字中真实的生活力量,才读懂了“平

等爱好”的意味。相比作家写作,素人写作离生活更近,它是直接从日子里流出来的。

今天的年轻人还爱文学,爱读余华和莫言,但他们更喜欢跟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普通人更能打动普通人。还记得今年5月作家刘楚昕获奖感言中那句刷屏的“越过山丘,却发现无人守候”吗?让读者动容的,首先不是他的作品《泥潭》,而是他以普通人身份讲述的那段故事:女友鼓励和托

举他走上文学之路,当他获奖时,女友却永远听不到他的感言,越过山丘,无人守候,怎能不让人心痛?——这种真实的生活、真诚的情感,才是人们进入文学的情感入口。新媒体打破了专业与素人写作的隔膜,在这个时代,即使是一个专业作家,也须用自己最普通的一面去表达,才能摇动另一个普通人、千万个普通人。

(摘自《羊城晚报》)

卖瓦专家

涂启智

量不大,其他供应商不愿接手。少云获悉,立刻登门拜访,最终以报价较低、售后服务完善赢得首笔生意。

从少云家到山庄有二十多公里。没过几天,老板告口做事,可以照顾家里。少云回收过啤酒瓶,租过超市摊档卖生鲜冻货。打拼苦累,甚至充满辛酸,但生活日益得到改善。而从2018年至今,少云一门心思卖瓦,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最初,少云舅舅家盖房子,让他去砖瓦厂拉瓦。少云打听到每片瓦出厂价与市场价相差两角钱,脊瓦、亮瓦、翘角等配件利润更高,遂改行卖瓦。

邻镇山区一老板建山庄,要用仿古瓦。山路崎岖,需求

天下晴空一羽毛

林曦

我喜欢中医,《黄帝内经》中说:“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意思是说,如果你想要成就事情,却一直迟迟未动,你就会觉得胸口压着一口气;如果你往前推动它,完成它,便会有喜乐之感,从而全身轻松。

讲到这种轻松的感觉,我想起王彦斋先生写的一句诗:“钟山云雾如参透,天下晴空一羽毛。”这恰恰能形容那种轻盈。

“钟山云雾如参透”是说,这个世界看上去纷繁万千,如果你总是

向外去贴合别人的标准,就很容易活得云里雾里。因为每个说法的背后都有一套逻辑,而每个逻辑都源于内心不同的需求。

如果能参透生活的道理,找到能量的来源,找到安放自己的位置,你便不再困惑,“天下晴空一羽毛”就是这样的感觉。

广阔的蓝天中白云飘飘,而你就是空中那根羽毛,自在而轻松。(摘自《无用之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少云购买了两台大货车,聘请两名工人,建起一排厂房作为仓库。

有一次,少云赴丹江口浪河镇送货。山里下雨时间长,一段仅容一辆汽车通过的路面长出青苔,车轮打滑。倒车时,货车右后车轮悬出路牙之外,下面是二十米深的悬崖。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车后桥重重磕上路基,巨大的摩擦力终止车辆滑下坠……吃中饭时,少云依然惊魂未定,一口也咽不下。

与亲朝夕相处,少云视瓦如亲人闲暇时,少云待得最多的地方是仓库。

少云是我妻子的堂弟。我们应当承认的禀赋与个性差异客观存在。不管你是哪种类型,只要不惧风雨,终究都能穿越山重水复,遇见更好的自己。

(摘自《广州日报》)

希望你的孩子把东西弄坏之后,第一反应不是“完了,我爸一定会收拾我”,而是“看来我需要给我爸打个电话”。

希望你的孩子在考砸了之后,第一反应不是“死定了,回家又得挨骂”,而是“好想和妈妈一起散散心啊”。

希望你的孩子失恋之后,第一反应不是“唉,肯定又得被他们说‘活该’”,而是“嘿,以后电影票都归我老爸买”。

如果你的孩子真有选择出生在谁家的机会,你其实是没什么竞争力的。当你强调自己为孩子付出诸多辛劳时,你也应该感激孩子不曾嫌弃。(摘自《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

父母的希望
老杨的猫头鹰

要言